

一枝梅传奇

傅长虹 徐世康 著

5

中华文学丛书



中华文学丛书

一枝梅传奇

(上卷)

傅长虹 徐世康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枝梅传奇

傅长虹 徐世康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山西省七二五厂 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 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62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26,900

书号：10267·23 定价：0.90元

目 录

第一回	闯险道老车夫挥鞭 入虎穴两姐妹举枪	(1)
第二回	救亲人梅丹凤闯险 杀同类李耀祖逞凶	(18)
第三回	黑风坳英雄遭暗算 回龙潭婊娟闹刑庭	(38)
第四回	情切切小姐吐真情 恨声声奶娘道隐语	(58)
第五回	诉衷曲心涌层层浪 明恩怨胸燃熊熊火	(89)
第六回	师徒劫牢神鬼莫测 妖魔闹寨鸡犬不宁	(106)
第七回	情急称恙出自妙计 事僵赚医得助泪水	(127)
第八回	赵岐黄闰阁看男病 李耀祖阴沟捞药渣	(148)
第九回	参谋长害人被割耳 交通员戏敌巧藏枪	(174)
第十回	巾帼女怒焚梅家寨 老英雄喋血卧虎坡	(199)

第一回 闯险道老车夫挥鞭 入虎穴两姐妹举枪

一九二八年初春的一个傍晚。

残阳落山，溟色四合，春寒料峭，万木萧索。从大别山北麓刮过来的西北风，把个小小的金谷城，搅得灰沙弥漫，烟尘滚滚。蓦地，西城方面一阵紧急的枪声划破长空。枪声过后，又响起一阵凄惶的锣声，噹噹噹，噹噹噹……锣声由远而近，接着脚步杂沓，从南关冲出一队如狼似虎的团丁，来到清水河的码头上，不等锣声停歇，为首的一个团丁队长，对着帆樯如林，船舶相连的河滩，扯起沙哑的嗓子高声喊道：“船上的人听真，省政府有令，不论军民人等，凡能捉住要犯共匪刘晓川者，赏钱是一两血肉一两银，一两骨头一两金！现在，本队长向你们宣布团防局《十杀令》。”他干咳了两声，便念了起来：

参加共产党者杀！

窝藏共产党者杀！

知共匪不报者杀！

与共匪通风者杀！

随共匪逃跑者杀！

闹农会暴动者杀！

.....

就在这声嘶力竭的喊杀声中，波涛汹涌的清水河下游，有

一条乌篷船，沿着大别山南麓蜿蜒狭窄的河床，迎风斗浪，飞快地来到金谷城南关。船上的船工，东瞄西看，在团丁们站着的河岸，找了个空档，停桨抛锚，将船靠近麻石镶嵌的码头。岸上的团丁，一个个死死地盯着这条新到的船只。

船刚一靠稳，从船舱里走出一个秀美端庄的女子。看年纪，顶多二十三、四岁，一头短发，乌黑如漆；白色围巾，随风飘摆；上身穿一件绛色短袄，外罩月白色的竹布衫；下着一条湖青色绉纱长裙；白线袜的脚上，套着一双锃亮的黑色皮鞋。这素雅的装束，给她苗条修长的身材，平添了几分飘逸的神韵。她站在船头，右手拎一口藤皮箱，左手拎一口精制的皮质手提箱。她用眼睛瞟了瞟这些凶神恶煞的团丁，没有过多的理会；又把视线移至高处，瞥见一辆华丽的骡马轿车停在坡上，两眼一闪，眉头顿时舒展开来，一抬腿，就跳上了岸。

可是，没等她迈步，团丁们“唿”地围了上来。一个个荷枪实弹，枪尖上，明晃晃的刺刀，闪着阴森的寒光。团丁队长掂着手枪，问道：“哪里来？”

这女子不屑一顾：“你们不是看见了吗，我从清水河里来。”

“小娘们，别放刁！”团丁队长冷笑一声，“箱子里装的啥？打开检查！”

“不用检查，告诉你们吧！藤皮箱装的是衣和书，小皮箱装有手枪一只，子弹三十发，现大洋八十七块。”女子说完，放下藤皮箱，打开手提箱，傲然望着团丁，“自己看吧！”

手枪、子弹、现大洋，全在小皮箱内摆着。

“吆哈！”团丁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全愣了神。

女子明白的回答，平静的神态，逼人的目光，还有这不动声色的威严气势，一下子把他们给镇住了，好半天回不过阳来。

团丁队长瞪着眼，把这女子从上到下瞧了个透。看长相，金谷城没有见过；论衣着，并不象豪门闺秀的款式。她究竟是什么人，胆敢如此放肆？两眼酸了酸，心里哼了一声：管她呢！反正蒋总司令有令，对于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个”。先把这白花花的现大洋揣进腰包，再把她带到团防局审问，一杀了事。心里想得正美，伸手就往皮箱里抓钱。不提防，这女子“咋”的一声，将皮箱关严，嘲弄地说：“你不怕砸手！”

团丁队长现大洋没捞着，一听这话，气得两眼一翻，恶狠狠地夺过女子手中的皮箱，连声吼道：“好好好，你竟敢抗拒搜查，抓回团防局！”

“不用抓嘛，我跟你们走！”女子把手一指，“这里还有一口箱子，也一道替我拿着！”

说话的口气，简直就象下命令，团丁队长喘了口粗气，无可奈何地咧了咧嘴，示意叫一个团丁把箱子提着。这时候，女子在前，团丁在后，踏上石阶，爬上了高坡。谁知她一偏身，竟旁若无人地向那辆华丽的骡马轿车走去。团丁队长抢步上前，向南关城门一指：“朝那里走！”

“去你们团防局？”女子笑了笑，“好嘛，随我坐车去吧！”

“坐车？我看你是半天云里打铜锣——响（想）头不低呀！”团丁队长气极败坏，“给老子捆起来！”

“嘿嘿，敢捆我，胆子倒不小呀！”女子圆睁二目，索性把手一伸，“来捆吧！”

“捆你怎么着？”团丁队长把手枪顶着女子，“老子毙

了你！”

“住手！”一副苍劲的嗓音从他的背后飘了过来，“马老四，休要无理！”

众人扭头相看，那辆华丽的骡马轿车上，倏地跳下一个神高马大、身着粗布短装的老汉，见此人，年在六旬开外，鹤发童颜，目光矍铄，一把银须直垂胸前，满脸纵横的皱纹，好似红铜刻就一般。只见他噔噔噔，大步朝这边赶来。

女子看见老汉，眉眼一挑，心头一喜，微闭的朱唇还未启开，嘴角就漾起了千顷笑意，迎上去，喊了声：“啊，老爹来了。”

“噤噤噤，姑娘，老汉在车上打了个盹，叫你受惊了。”老汉来至近前，“昨天电报一到，当晚，老爷就派我来接你。”

晾在旁边的团丁眼望着，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后脑瓜。马老四一见老汉是团总府上的马车夫雷震声，嚷道：“喂，老家伙，你干啥？”

雷震声站定：“接她。”

“接她？”马老四两眼一翻，“别看你是团总府上的车夫，老子照样要办你私通共匪的罪名。”

“怎么？”老车夫眯着眼睛问，“你说她是共产党？”

“证据确凿。”马老四拍了拍手中的皮箱，这里面有她私藏的枪支。”

“马队长，常言道：‘龙眼识珠，凤眼识宝’。我看你真是牛眼只能识草啊！”雷震声望着他，沉下脸，“你知道她是谁？”

马老四斜瞟了女子一眼，这时心中虽然窝火，但听车夫出言不凡，只得说：“这就要听你的罗。”

“告诉你们吧，她是省政府清乡委员梅昶之的大妹，金谷县团总梅占鳌的千金，我家大小姐——梅丹青。”雷震声抬高嗓门，一脸的不高兴，“你们这样瞎胡闹，叫团总老爷知道了，吃罪得起吗？”

“啊！”团丁们不觉暗暗咋起舌来，“哎呀，我的妈，怪不得刚才这女子出言吐语，如此威风气派呢！原来……”

梅丹青轻蔑地望着马老四：“大爹，别跟他罗嗦，把这个纠缠不清的家伙，给我带回梅家寨？”说着向轿车走去。

“哎呀，这，这……”马老四一听，张惶失措，哭丧着脸，忙不迭地躬身行礼，“大小姐，对不起，冲撞您了，小的该死，小的该死。”说着对雷震声又是打躬，又是作揖，“胡子爹，您帮我在大小姐面前求个情吧！”

雷震声瞧着马老四头上冒汗，两脚打颤的狼狈相，暗自好笑：狐假虎威的家伙，连团防局团总的女儿都要当共产党抓，真他娘的抓昏了头。眼看天色不早，既然他求到自己名下，估计即使带回去，也不过训斥几句，不妨给他个顺手人情，忙道：“马队长，这个情，我帮你求，只是今后眼睛要放明白点，别再这样无事生非。”

“胡子爹，我哪还敢呢！”

“姑娘，这也难怪他。马队长不是本地人，不认识你，他是新近由老爷从河南招募来的。”雷震声跟在梅丹青身后，帮着马老四说，“你还是放他走吧。”

“好吧，看在大爹面上，饶你一次。”梅丹青走到车边教训道，“今后别瞎着眼，动不动就抓人！”

“是是是！”马老四如逢大赦，“小的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雷震声看见团丁还把箱子拎着，示了示眼神，“快放到

车上走吧！”

“我去放，我去放。胡子爹，我马某有眼无珠，得罪了大小姐，还请在团总面前帮我美言几句，我马某终身感您的恩。”马老四边说，边和团丁蹿蹿跌跌地把箱子放进车内，带着人，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散去。

梅丹青跳上车，雷震声问道：“姑娘，是进城落栈，还是赶路？”

梅丹青不假思索地说：“大爹，辛苦您一下，连夜回梅家寨！”

“好，坐稳当。”老车夫放下车帘，一偏腿上了车头，手挽缰绳，鞭杆一扬，一声“哦——驾”，青石铺就的路面，就马蹄嗒嗒，銮铃叮叮，三匹骡马，拉着轿车，径直进了南关。

梅丹青坐在车内，谦恭地问：“大爹，一晃四年不见了，您老还是这样硬朗，奶娘、猛子兄弟都好吗？”

“托福，他们无病无灾，都好。这些年，你奶娘无时无刻不在牵挂你呀。”

“我虽说在外读书，也是时时想念她老人家。”

“姑娘，这次回乡，是暂时歇息，还是长住？”

“俗话说，宁喝故乡水，不享异乡福。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那好，要是我那老伴知道了，准保乐得要死呢。”

“那当然啦，我的奶娘，从小就疼爱我嘛！哎，大爹，我那丹凤妹子，现在怎样？”

“她呀，哈哈，成了大姑娘了。白天读书，早晚缠着我习武，倒是个心灵手巧的孩子。”老车夫笑了笑，“只是一桩，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淘气，天不怕，地不怕。”

“啊，她怎么没来接我？”

“本来要随车来的，后来想起你平时爱吃山鸡，就没有跟着来，非要进山亲手打几只，说好在半道上迎你。这时候，兴许已经等急了昵？”

“这丫头！”丹青听了，心里甜滋滋的。

说着话，马车穿城而过，来到西关。忽然，耳边厢传来一阵野狗的狂吠声，扑面的寒风吹来一股刺鼻的血腥气。梅丹青掀开车帘，探头张望，暗地“啊”了一声，心猛地缩紧了，瞬间几乎停止了跳动，怵目的惨状，顿时映入眼帘：街面断墙残壁，疮痍满目，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家家关门，户户闭户，衰草纷披的城墙上，悬挂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城楼上空，几只饿鹰，在贪婪地盘旋；城墙角下，数只野狗，瞪着血红的眼睛，吐着鲜红的长舌，正舔着无头尸体，西关成了团防局杀人的场所。梅丹青正在悲愤之际，却见车头上昂然挺坐的老车夫，面对惨状，丛莽似的眉峰一掀，两眼啖啖喷火，每根胡须，象倒立的钢针，在颌下沙沙直抖。他嚯地把鞭杆一扬，叭叭叭，一连三声炸响，顷刻，城门洞里，回荡起如雷的轰鸣。转眼，梅丹青惊奇地发现，盘旋高空的饿鹰，被鞭声惊得远飞；一群舔血的野狗，也吓得四下逃散；三匹骡马，披鬃扬蹄，拖着车一溜烟冲出西关。等到梅丹青回头再看时，那慑人心魄的一幕，只能见到一片模糊的轮廓。

崎岖的山路，象一条青灰色的纽带，一直伸向大别山里；骡马的铁掌，叩在坚硬的石路上，溅起了一串串火星。颠簸的马车，在空旷沉寂的山野飞快地行进着。此时梅丹青把心静了静，问道：“大爷，怎么杀了这么多人？”

“嗯？”雷震声铁青着脸，碰了碰眉，话稍稍一顿，

“你问这呀，那有什么稀奇，两三个月来，天天都在杀人！听老爷说，杀的都是共产党！姑娘，不知怎么搞的，这些共产党不怕死，倒是越杀越多。这不，你一回来，团防局竟连你也当成共产党了！”

“啊？”梅丹青对于雷震声的回答，以及刚才三鞭过西关的情景，发生了疑问。她暗自思忖：怪呀，车过城门，历来赶车人都要下车勒马缓行，大爹他怎么今日坐在车上，还抡起了鞭子？况且驾辕的骡马，并没有碰着障碍而踟躅不前；再说这三鞭抽的都是空的，一鞭也没有打在马背上嘛！瞧他那挥鞭的劲头，好象心里有火。那么，这火是冲谁来的？他的答话虽说得平淡，却也听得出几分嘲弄的味儿。看样子，他对团防局杀人感到愤懑，对被杀的人，倒怀有几分同情。他，这个身为我梅家的老车夫，如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正想着，忽然前面隐约传来了一阵叫骂声，打断了梅丹青的思绪。她轻轻扒开车帘，向外探望，此时，暮色苍芒，寒月初上，霜侵夜露，砭人肌肤。马车来到一边是溪一边是山的响水淌，视野被一座突出的崖石挡住了。雷震声也警觉起来，他一面放慢车速，谨慎驾驭；一面手搭凉棚，四下探索，刚一拐弯，就见昏暗的月色下，前面有几个人，影影绰绰，向这边移动。他轻催一鞭，骏马扬蹄一溜小跑，来到近前，这才看清来人：四个靖卫团丁，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汉子，推推搡搡地走来。团丁发现马车，一人看守人犯，三人手持大刀，一字排开，拦路叫道：“干什么的？”

雷震声故意不报家门，慢吞吞地答了一句：“回家！”

“回家？”一个团丁将手电的光柱射了过来，不干不净地嚷开了，“妈妈的，清乡戒严，竟敢黑夜行走，拿路条

来！”

“要路条？”雷震声冷冷问了一句，“你知道我们是谁？”

“不认识！告诉你，这是陡山坡靖卫团的防地！”团丁横起刀片，“没有县太爷的路条，天王老子路过，老子们也要搜查！”

雷震声没有接腔，跳下车，把被绑的人打量一番：“呀！”心里一惊，这个人叫杜长锁，是东乡农会会长、地下党员，怎么被陡山坡的靖卫团捉住了呢？他望着四个没有快枪的靖卫团丁，脑子飞快地思索：不能看着同志丧身，我得救他。怎么救？凭自己的功夫，对付这四个家伙，远不在话下，但是公开斗杀，必然要惊动车上的千金大小姐，要是回去向她父亲一说，那还得了！看来只能找机会暗救。这里他正想着心事，那里手持电筒的靖卫团丁，已经爬上了车。雷震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好，给你来个就汤下面！他索性不声不响，站在车旁，摆着一副规规矩矩接受盘查的样子。

手持电筒的靖卫团丁，站在车上，用刀片撩开车帘，借着电筒的光柱，低头朝车内一瞄：只见两口箱子中间，纹丝不动地端坐着一个标致的女子。这女子白净的脸颊，透出青春的红润；入鬓的柳眉，凝结着一团凛然浩气；一双清亮的大眼，闪耀着凝重、干练的神采。面对着靖卫团丁，不惊，不慌，不忙，不乱，宛如一尊玉雕的塑像。这团丁露出馋相，一失神，“吱溜”口水垂下了半尺长。可是，等他再往下看，哎呀，女子的右手，平端着一把张开机头的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冒着阴森森的杀气。靖卫团丁吓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下子给怔住了。

雷震声一见时机到了，抢上一步，伸出老虎钳般的左

手，一下子捏住靖卫团丁的后颈，往车下一带，右手夺过大刀，低声对梅丹青道：“这几个歹徒要拦路抢劫。你别动，我来收拾他们。”不等梅丹青应声，雷震声早已将手中的团丁抛下了溪沟。

站在路上的两个情知有变，抡刀杀来。刚到车边，就听得雷震声一声大喊：“胆大歹徒，竟敢抢到梅团总的头上来了！”

正要挥刀格杀的靖卫团丁，一听是团总梅占鳌的车，吃惊非小，连忙把刀一收，又站住了。这当儿，雷震声手起刀落，劈死了一个，没等另一个清醒，他迅雷不及掩耳，使了一个“力劈华山”的招式，呼啸一声，刀光闪处，眼前这个家伙又被分为两半。后面看守人犯的靖卫团丁，见势不好，转身拔腿就跑。雷震声也不追赶，奔了过去，嚓嚓两刀，将杜长锁的绳索割断。杜长锁得救后说道：“晓川同志通知我去黑风坳开会，没想到半路上——”

“哎！”雷震声打断杜长锁的话，附耳低声，“隔墙有耳，快走！”

杜长锁点点头，钻进了山林。

前后不到半分钟，神不知鬼不觉地结束了战斗。雷震声望着横躺在路上的尸体，舒了口长气，扔下大刀，正要回身上车赶路，一扬头见梅丹青站在车头，他大惊失色：“啊！你——”

梅丹青问：“大爷，人呢？”

“什么人？”雷震声若无其事地说道：“啊，你问这几个歹徒，喏，一个跑了，一个扔在溪沟，还有两个已被我劈死在路上。”

梅丹青也若无其事地说：“咱们快走吧！”

马车上路了，两人再没有说话，各人都在想着心事。

雷震声坐在车头，尽管寒风刺骨，却满额头淌着汗，他暗自庆幸：好险，如果不是手脚快当，险些被这丫头发现。接着他又想起梅丹青一路的情景，脸上渐渐挂起了焦虑和疑问。梅丹青在码头戏弄团丁的时候，他看在眼里。此刻他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分析着：这个丫头一见面就问自己，问老伴，问儿子，问她妹妹，满嘴不失亲近之情。可是，为啥独独不问她父亲——血腥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梅占鳌？是有意回避？还是粗心疏漏？她从小就聪明伶俐，心眼细，脑子灵，绝不会大意。外出四年，说是读书，可是在她反动哥哥梅昶之身边，晓得又干了些啥？她怎么还带着枪？瞧她在码头的举动，又确是豪门小姐依官仗势的作派。这次回来，说是长住，为什么？唉，海水深，可用尺量。这人心真是难测啊！

梅丹青是个什么人？从血缘关系上讲，她是恶霸地主梅占鳌的大女儿，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这次省委为了加强大别山区武装斗争的领导，特派她回家乡，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紧急决议。由于形势紧迫，她来不及与丈夫——金谷县农会委员长刘晓川联系，就从武汉出发，水陆兼程，赶了回来。这次派她来，另一层原因是她除了有梅家大小姐这个身份掩护外，主要是她为人机警、缜密，行动不留痕迹，这才使雷震声猜不出她的真实身份。现在梅丹青坐在车内，高兴极了。为什么？因为，刚才雷震声的表情和行动，全在梅丹青视线之内。接着听到有人说了一句：“晓川同志通知我在黑风坳开会……”她心头一热，那个被五花大绑的汉子，不正是自己的同志！她想接上关系，尽快地让刘晓川知道自己回来了，便一躬身钻

了出来。唔？月色下一条黑影，箭也似地闪进树林：路中央雷震声手提大刀，威严地立着。如果说雷震声三鞭过西关，仅仅使梅丹青惊异，初步判断出老人有正义感；那么，这只身救人，杀靖卫团丁的壮举，梅丹青就知道老人是自己的同志了。虽然，遗憾那位被救的同志失之交臂，但是，在半路上却发现了一位同志，而这位同志又恰好隐蔽在自己家——反动巢穴梅家寨。她心里很激动。从雷震声身上，梅丹青看到了大别山人民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也看到了自己的丈夫，作为金谷县农民武装领导人的深谋远虑。“啊，回家以后，能有这位老人在自己身边，工作可就方便多啦！”想到这里，梅丹青觉得应该向雷震声公开身份，免去老人的疑虑，然后通过他迅速与党取得联系。于是她撩开车帘，亲热地叫道：“大爷！”

“嗯？”雷震声警觉地，“姑娘，什么事？”

“您知道我是什么人？”

“什么人？”

“我从小在奶娘身边长大，您应该猜得着。”

“人世沧桑，今是昨非，几年不见，你叫我怎么看得准呢！”

“我呀——啊！”梅丹青刚要往下说，发现前面三岔路口，斜刺里冲出十几人骑，后面还拖着一辆大车。老远就听见喊叫，接着，“砰砰”两枪扫了过来，子弹呼啸着掠过顶篷，有人命令道：“给老子停车！”

梅丹青她掏出手枪，坐在车内等待事态的发展。

雷震声勒住驾辕的骡马，借着月光一打量：骑在马上的人，有的提着刀，有的端着枪，身上穿的既不是团防局的黑色军衣，也不是靖卫团的灰色制服。再过细一瞅，这伙

人脸上黑糊糊的，一个也不认识，正要发话，却只见冲在前面那个人回过头去，把掂着手枪的胳膊一挥：“下马！”

十几个人呼啦跳下马来，行不成行，队不成队，一下子把前进的道儿封死了。

雷震声试探着问：“你们是哪部分？”

“老家伙，这你就别问了。”粗嗓门嚷道，“点燃灯球火把，请梅大小姐出来！”

梅丹青一听，这伙人是冲着自己来的，便把手枪往腰内一藏，一躬身钻出车篷。她和雷震声借着点亮的火把一看，只见这伙人高矮不齐，穿戴各异：有的光着头，有的缠着帕，有的穿棉袄，有的套长褂；更奇怪地是每张脸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锅底烟子，一个个面目狰狞地瞪着他俩。她暗自断定：这不是自己的同志！他们是什么人？为啥要把自己伪装起来？雷震声想：看来，他们是晓得梅丹青的行踪的。难道是来绑票？唔，不对，在金谷县梅占鳌的地盘上，谁敢？但是，眼前这阵势，分明是要把人劫走。情况不明，先探探再说。于是便紧握鞭杆，摆个拚搏的架式，冷笑了一声：“嘿嘿，你们想劫道！”

“啥啥啥……劫他娘的啥道，老子们要请人！”人群中跳出一个敞开胸襟、满脸骚胡的大汉，望着梅丹青一阵怪笑，把手中的鬼头刀向身后空车一指，“梅小姐，请吧！”

审音度势，雷震声断定这帮人决非善类。暗道：不管梅丹青是什么人，也不能让这伙人劫走！他猛地站起，大喝一声：“看哪个敢上来！”说完，鞭子向大汉面前一抖，“叭”地一声脆响。

大汉惨叫一声：“哎哟！”握刀的手腕，被鞭梢抽断，手掉在胳膊上，鬼头刀“咣当”落在地下。